

[英] 鲁珀特·巴特勒 著 罗衡林 译

盖世太保

——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湖南人民出版社



THE GESTAPO

盖世太保

——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英〕鲁珀特·巴特勒 著

罗衡林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英) 鲁珀特·巴特勒著; 罗衡林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2

书名原文: *The Gestapo*

ISBN 978 - 7 - 5438 - 6293 - 7

I. ①盖… II. ①鲁…②罗… III. ①特务组织 - 史料 - 德国 - 1933 ~ 1945 IV. ①D751. 6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3220 号

This edition of *The Gestapo* is published by license with Pen Sword Books Ltd.

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英) 鲁珀特·巴特勒 著 罗衡林 译

责任编辑: 李 林

装帧设计: 陈 新 + 杨发凯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 / 32

印 张: 7.75

字 数: 19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293 - 7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初创	2
旧秩序	3
掌权	5
“为了保护人民”	7
戈林的崛起	8
啤酒馆暴动	12
“体面的囚禁”	15
最后的权力	17
狄尔斯崭露头角	18
插文：魏玛共和国	(4)
自由军团	(11)
授权法案	(20)
第二章 竞争	23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起用	24
艰辛的工作	29
在巴伐利亚巩固权力	32
海因里希·米勒	25
保卫元首	37
插文：希姆莱的王国	(28)
1933年——至关重要的一年	(34)
元首	(40)

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第三章	海德里希掌权	42	
	冲锋队的覆灭	43	
	施特拉塞尔之死	47	
	帝国的扩张	49	
	勃洛姆贝格—弗立契事件	50	
	备战	51	
	秘密行动	53	
	袭击	56	
	暗杀尝试	57	
	文洛事件	59	
	插文：沙龙小猫	(51)	
	格莱维茨突袭	(55)	
	“他的野心永无止境”	(61)	
2	第四章	大权在握	63
		盖世太保无处不在	65
		国内的反对者	68
		监视	68
		对犹太人的迫害	69
		水晶之夜	71
		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	74
		阿道夫·艾希曼	77
		吞并奥地利	81
		占领苏台德	84
		插文：安全机构	(64)
		盖世太保的办公室	(80)
		向哈拉德卡尼城堡全速行进	(84)
		《我的奋斗》	(87)

第五章 战争开始	90
东部“德意志化”	92
占领低地国家	96
迫害	98
法国的沦陷	101
临近“最终解决”	104
处决苏联红军政委的命令	107
帝国保护者	110
布拉格屠夫	112
万湖会议	115
插文：犹太人隔离区	(94)
安妮·弗兰克	(100)
贝当和法国维希政府	(105)
特别行动队	(108)
最终解决	(116)
集中营	(119)
第六章 占领地	122
代码“类人猿”	125
刺杀海德里希	128
报复	132
刺客身陷绝境	138
在法国的镇压	139
挪威行动	143
丹麦的胜利	146
波兰的抵抗	148
插文：利迪斯	(133)
秘密战地警察	(144)

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奥托·奥伦多夫供词 (149)

第七章 镇压抵抗力量	154
秘密计划成形	155
闪电行动	160
朔尔兄妹	164
学生运动	168
情报局的衰落	172
瓦尔克里计划	176
刺杀希特勒	179
处决	182
法兰西阴谋	184
人民法庭	187
普勒成泽监狱的处决行动	190
卡纳里斯的倒台	193
幸存者	194
插图：威廉·卡纳里斯	(158)
“白玫瑰”小组	(168)
红色乐团	(173)
克莱骚集团	(177)
审讯	(184)
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	(189)
吉泽维乌斯出逃	(195)
第八章 帝国末日	197
生存的希望	200
希姆莱寻找出路	202
背叛	203
自杀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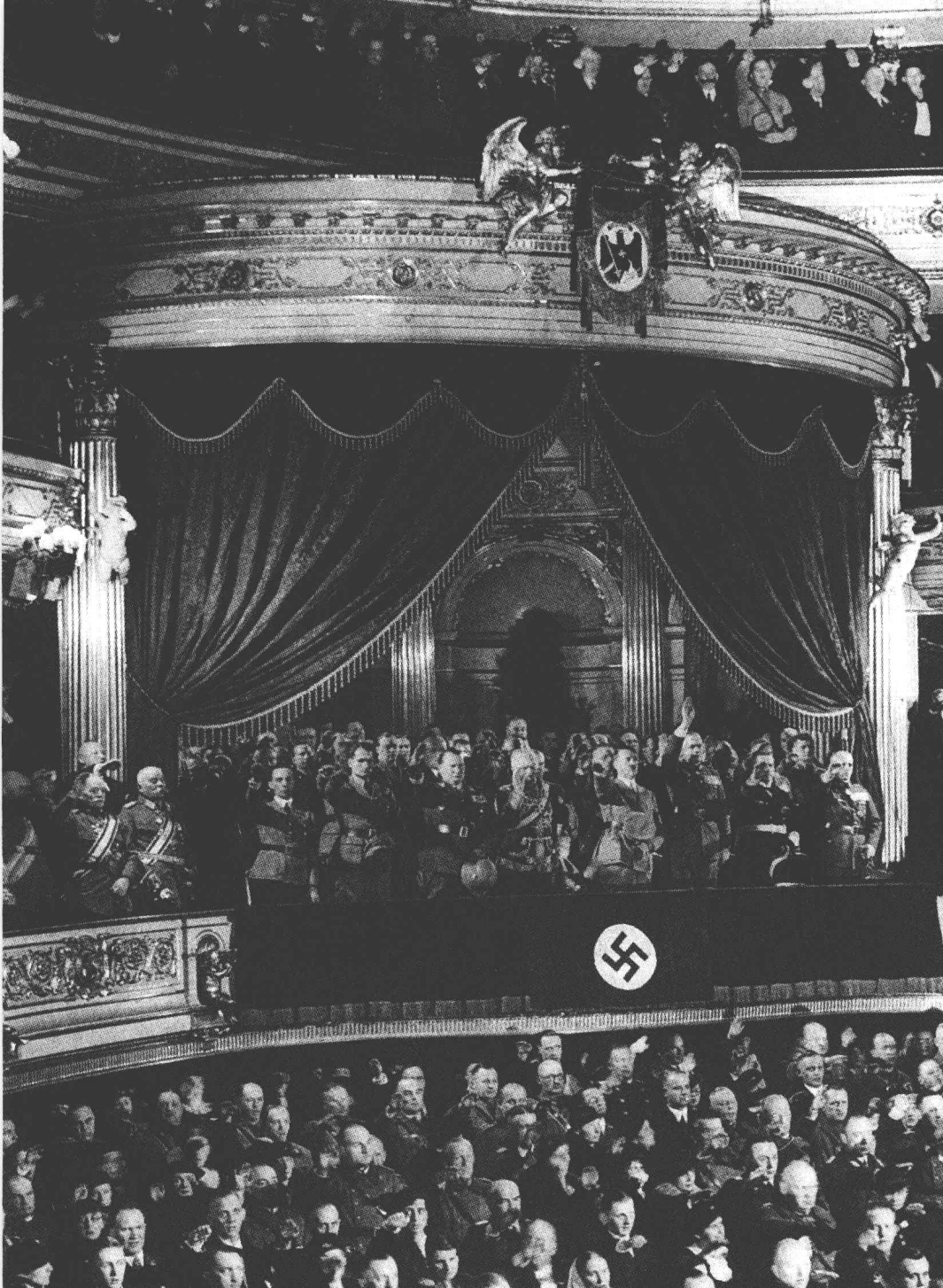
目 录

希姆莱逃跑	207
希姆莱被拘留	210
清算	213
纽伦堡之外	221
最后的审判	224
插文：秘密接触	(199)
纽伦堡审判	(213)
米勒消失	(220)
德朗西	(230)
附录	231
夜雾命令	(231)
制服	(232)
军衔对照表	(235)
词汇表	236
后记	239

5

(下页照片的文字说明)

掌权两年后，阿道夫·希特勒与他最亲密的几个伙伴——包括约瑟夫·戈培尔，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一起参加了在柏林国家歌剧院举行的一个纪念仪式。军队也派代表出席了该仪式，并给予了其独立的包厢，以显示其尊贵地位，但真正的实权在哪也是显而易见的。



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第一章 初 创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宣告了魏玛共和国——一个被犬儒主义和街头流血暴力所腐蚀的政权的诞生。但是希特勒的出现，给它带来了转机的希望。

2

虽然盖世太保，即致力于维持民族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秘密警察，在1945年已经随纳粹党一起消亡，但是其许多影响和势力则一直残存。二战结束后第五年，国家安全部（斯塔西）在东德成立了，使用的方法是为很多德国人所熟悉的：控制媒体，建立一个庞大的用来镇压颠覆活动的特务系统，使用肉体的恐吓和讹诈勒索的恐惧手段，怂恿家庭成员来窥探彼此之间的隐私。到1980年末，斯塔西扶持了一支超过90,000人的着制服的情报人员队伍，以及大约175,000名在册的非正式的着便装的间谍，也就是大约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一名是间谍。这其中大部分最有经验的早期特务都是先前盖世太保的成员。

斯塔西的存在是一个警醒——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即所有的政府，不论是怎样的情况，都需要依靠一些隐蔽执法的形式，用各种手段去揭发可能颠覆政府的阴谋，发现破坏国家秩序的潜在威胁。越是独裁的政府，其采取的手段就越倾向于严厉。

例如，俄罗斯帝国安全部的成员，作为沙皇独裁统治忠心耿耿的奴仆，在1881年到1917年间，对其政治对手进行了大批的逮捕和拷问。

德国第一个老道的隐蔽执法的办法是效仿拿破仑一世的方法，后者将组织间谍活动作为其军队管理整体系统的一部分。萨克森的卡尔·施蒂贝尔奉普鲁士国王之命从事秘密活动。他先前是一个律师，社会主义的叛徒，后来却被授予警察顾问的职位，使他能够独立于普通警察系统的控制之外，并且得到武器装备以建立一个综合的情报系统，负责肃清国家的敌人。施蒂贝尔建立的这个系统直到1918年德国战败都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其完整性。

旧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魏玛共和国，被形容成一个典型的通过激烈的街头暴力来增加政治忠诚度的国家。尽管官方发布了一个针对全德秘密警察机构的禁令，但建立在柏林的一个机构还是在暗中稳固地增长着势力，“以阻止和检举……所有带政治色彩的刑事罪行”。因此，当盖世太保在普鲁士成立时已经具备了管理的权力基础和人员基础。在此之前，德国所有事情都以民法规则为准则，但不久之后，一切都发生改变。

长期以来，对于除德国人之外的观察者来说，魏玛共和国灭亡的痛苦应当是一个明显的警示，但是德国人不这样认为。直到1933年1月30日，当总统兼陆军元帅的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冯·兴登堡——旧秩序的典型代表，会见来自奥地利的暴动煽动者、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时，人们才意识到距一战结束只有15年的时间。这一天希特勒获得了德国总理的称号，尽管在这

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之前兴登堡总统之前曾轻蔑地宣称，这个奥地利下士甚至一点都不适合担任任何一个国家部长的职位。

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是在1919年德国战败的废墟上建立的，1933年第三帝国的建立宣告了它的结束。它是以柏林西南部24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命名的，协约国正是在魏玛达成了凡尔赛条约。这个条约保留了德国的军队及其行政机构，但割让了领土，裁减了军队人数。

新共和国的机构组成原本打算以西方各国历史悠久的民主制成果为模型，如英法内阁制的形式，美国总统选举的形式，以及在恰当的时候采用瑞士公民投票的雇佣制。这些设想可以用几个看上去无懈可击的短语来描述：政治权力源于人民……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有德国居民享有信仰和意志的完全自由。

4 但是这些热切的渴望被凡尔赛条约蒙上了阴影，军队和保守派都一起排斥这个条约，他们既不接受这个和平条约，也不承认签署该条约的共和国政府。因此当马克贬值、通货膨胀无法控制、德国马克毫无价值可言时，对魏玛共和国的反对更加强硬了。这时德国要求暂缓支付战争赔款，但法国拒绝了，并派军队占领了鲁尔，迅速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德国民众手里攥着大把无用的马克，于是就将对魏玛共和国奠基者们的异常愤怒情绪，用街头暴力的形式彻底发泄出来。



1933年2月27日，两名警察站在国会大厦的瓦砾之间。谁是放火者仍是一个谜，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大火将公民自由权也燃烧殆尽，为纳粹党对人民冷酷无情的压迫铺平了道路。

掌权

在希特勒接受任命的这天晚上，纳粹党人在柏林一个街头剧院明亮的舞台上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数万支手电筒引领着

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狂欢的游行队伍穿过柏林市的勃兰登堡大门。德国辉煌的历史被人们以歌谣的形式重温：巴伐利亚国王的胜利，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胜利和俾斯麦的胜利。而从身着黑色制服、佩戴银色徽章的党卫军吟诵的歌声中还能听到新德国的呼声。

2月24日，即纳粹上台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随着新的选举制度的颁布，一队普鲁士警察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即柏林共产党总部发动了一次闪电式袭击。警察头目赫尔曼·戈林宣读了他发现共产党有罪的文件，“证明”共产党人很快就将发动一场计划已久的政变。他用一段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陈述来证明其言论是有根据的，该陈述说：“政府大楼、博物馆、住宅大厦和重要的工厂都将被烧毁，妇女和儿童都将被送到恐怖主义组织面前……”。但他丝毫没提这种官方陈述的来源出处。清晨，当潜伏在私人住宅和公寓大楼前的特务们被呼啸着穿过街道的汽车接走时，嫌疑犯也被集中押上了军用卡车。但被捕的不仅仅是主要的左派拥护者，嫌疑犯的亲人们也被集中起来，关押在位于哥伦比亚丹大街的哥伦比亚大厦的地下室里。这个地方在盖世太保人员中以其令人生厌的外号——“哥伦比亚酒吧”而闻名。

6 不管戈林对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的突然袭击事件有多满意，三天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使得他的事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晚九点不到，一个男子在穿过宏伟的国会大厦前的广场时，突然听见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这时他看到一个挥舞着熊熊燃烧的火炬的人影出现在国会大厦一楼阳台附近，他愣住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然后跑去求救。但在消防队赶到之前，大楼的餐厅和大会议室已经在熊熊大火之中了。当三个警察持枪冲进大厦时，注意到一个赤裸着上身的人影。他躲在会议室后面，被发现时没做任何抵抗就投降了。其中一个警察大声质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抗议，”这个男人小声咕哝道。就这样，发觉有人纵火后仅仅24分钟，来自荷

兰莱登的 24 岁的马里努斯·范·德·卢贝就被从大厦中拖了出来。

“为了保护人民”

戈林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公开宣称共产党人是纵火犯，并指控这个昏头昏脑、意识恍惚的范·德·卢贝是他们的间谍。他疯狂的叫嚣：“这只是共产党政变的开始！我们不能再坐等了！决不能手软，共产党首领都应该被枪毙！”希特勒一到达就被领着穿过尚可过人的走廊，他抓住这个机会叫嚷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用暴力来镇压共产党人了！”

柏林的恐怖时期由这一刻开始了，甚至连最轻微的反纳粹分子也要被逮捕入狱。在希特勒的请求下，兴登堡总统被说服并签署了一个紧急条令——“保护人民和国家法”，意欲“对共产党人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行为采取防卫措施”。法令规定：“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都要受到限制，拆看私人信件，窃听电报和电话联系，搜查私人住宅以及没收和限制私人财产等命令都得到法律限制外的许可。”所以，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跟范·德·卢贝一样被起诉，但最后只有这个可怜的荷兰人被判有罪，并在来年的一月初被推上断头台。

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以及可怜的范·德·卢贝是否真的是主犯将永远不得而知。认为他是主犯的历史学家指出他曾试图烧毁其他大厦，但未能成功。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大火为戈林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借口，他开始名正言顺地发动对共产党人的镇压行动。

纳粹掌权为那些野心家们提供了机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过役，并且难以适应平民生活。

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五月初，《德意志汇报》用连续的标题宣

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史 (1933—1945)

称“民族社会主义党接管了工会！领导人都被逮捕！整个德国都行动起来！”普鲁士的众多警察分遣队挥舞着赫尔曼·戈林签署的命令，很快地占领了工会总部。很明显，此时的警察已经在新名称“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的控制之下了。与盖世太保一道执行任务的还有由第三帝国的地痞流氓组成的、以身着褐衫而闻名的冲锋队，后者的成员主要来自战前民族主义半军事性秘密私人组织、强盗和自由军团。冲锋队的领袖是脸上有道疤的恩斯特·罗姆，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纳粹党。但事实很快证明，一同开展这项工作的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并不是一个和谐的联盟。

戈林的崛起

8

赫尔曼·戈林是一个殖民地官员的儿子，来自上巴伐利亚的罗森海姆。他先是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空军中迅速获得良好的声誉，然后在1918年成为著名的“飞行团”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这个中队因巴龙·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而闻名。戈林在一战中崭露头角，获得普鲁士军功章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在结束了福克飞行公司的短期工作之后，他成为丹麦政府的一名顾问，接着成为一名特技飞行员，后来成为瑞典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个商业飞行员。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巨大的野心引起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的注意，他向柏林报告说戈林自称是德国总统的候选人。

但是戈林没有足够的钱和资历使他能够得到一份飞行员和军人以外的工作。他的命运因他与瑞士籍的离婚女人卡琳·冯·康卓的结婚而发生改变。卡琳的第一任丈夫在离婚时给了她一大笔补偿金，让这对新婚夫妇可以在距慕尼黑80公里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脚的霍赫克罗伊特安家。在此期间，为了弥补自己在学识上的不足，他并

非很专心地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选修了政治学和历史。但是他不安分的性格使他对任何形式的学院纪律都无法忍受，他更愿把慕尼黑当做像巴伐利亚其他城市一样，期待它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用游行示威来反对战胜国1918年强加给德国的不公正待遇——裁军和经济赔偿。这些煽动者们宣称这个过失应该由那些缔结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的人来承担，他们称这些人为“11月罪犯”。

尽管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些恶性的政治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看上去似乎大多数政治组织都没有突出其清晰的政治战略，唯一例外的是一个激进的政党——由一些不满现状者联合组成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他们极其恶劣地蔑视逐渐改变现状的提议，他们的政治主张十分明确：进行暴力革命，建立一个新国家，对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1922年，几乎每一位住在慕尼黑的人都无法漠视这位纳粹党滔滔不绝的讲演者的活动。正是在这年年底，在一队反对协约国要求引渡德国战犯的游行队伍中，戈林第一次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认为仅凭夸大其辞的言论是没有力量去支持这种特殊抗议的，因此拒绝讲话。不久后，他们俩碰面了，一场戈林与纳粹党核心人物的有计划的密谈就这样开始了。

对于这件事，戈林后来回忆道：“希特勒谈到游行示威，谈到凡尔赛条约，谈到对条约的反对……他说到的所有指控就仿佛从我自己嘴里说出去的一样。后来，我来到纳粹党的办公室。开始我只是想对他说也许我能帮他做些什么，但当我介绍完我自己后，他马上就接受了我，并说是命运安排我们的会面……他一直在寻找一位领导人物，这个人必须在过去的战争中在某些方面表现突出，这样他才能有必要的权威。因此在他看来，我，尤其是作为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最后一位指挥官，能够听从他的安排，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惊喜。”